

是我干的

韩若雪低下了头，但最后还是倔强地把头抬了起来，挤出了笑容。

可苏清河笑不出来。

我拍了拍他的脸：「开心点，我知道你失恋了难过，也没必要摆着一张苦瓜脸吧？今天可是若雪最重要的日子，大老爷们还放不下了？」

他努力地挤着笑容，终于又拍了几张照片。

拍完以后，韩若雪突然对苏清河说：「你能退远点吗？我想和姐夫单独拍几张。」

「好。」

苏清河往外走开了，他和刑警二队的人们看似在瞧热闹，却已经站在了我能逃跑的每一个方位。他们将手放在了裤兜上，却没有完全放进裤兜，都是不约而同地将大拇指插进裤兜。

是腰后藏着枪，方便自己拔枪么？

我与韩若雪站在一起，她小声说：「我讨厌他，以前我觉得他爱着我，可他真的是好残忍的人。他让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又要从我身边把你夺走.....我只想一家人平平安安的。」

「嗯.....」

「姐夫，你说他是不是好过分的人？我竟然还傻傻地对他保持着最后的好印象。」

我看了苏清河一眼。

虽然封锁着我，但他的眼神还是时不时看向身穿婚纱的韩若雪。

我轻轻地说：「嗯，其实.....他一直都没有那么喜欢你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们毕竟是兄弟，偶尔会凑在一起聊天.....」我说，「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没娶你么？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我脑海里浮现出苏清河一次次抱着婚戒的模样，想起他求婚前的颤抖，想起他在楼道里哭得像孩子的模样，想起那天卫生间里他紧抓着我的胳膊。

最后，我与穿着婚纱的韩若雪说：「他有时候嫌弃你做不好妻子的本分，他觉得你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他想找个成熟点的。在你和他分手以后，其实他也没怎么在意，而是与我说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是你先提出的分手，让他觉得心里的愧疚感少了很多。」

「混蛋！人面兽心！」

韩若雪咬牙低声骂了一句，而我温柔地说：「所以你现在要牢牢抓紧自己的幸福，好吗？」

她小声说：「我会的。」

「嗯，我看拍得差不多了，进去吧。」

她迟疑片刻，最后点头说：「好……」

我们走向会所门口，刑警二队的人们连忙都跟了上来。

一人脚步急了，忍不住直接朝我走来，又被苏清河一把抓住了胳膊。

进了会所，苏清河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：「和我一起坐吧。」

我点头说：「好。」

他拉着我坐下，那刑警二队的人们并没有全坐在一张桌子上，而是从三个方位包围住了我。

韩若雪忍不住走了过来，她说：「你们平时都是大忙人，今天可真给我面子，你们一个不少，全都到齐了。」

一名警察笑着说：「当然要给面子，毕竟和你认识这么多年了。」

「是啊，大家都想来祝福你呢！」

苏清河憋红了脸，最后也只能说：「新婚快乐！」

韩若雪只是冷冷一笑，她看了眼苏清河，忽然咬牙说：「贱人。」

苏清河被骂得愣了一下，傻傻地看着韩若雪，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骂。

他揉了揉后脑勺，小声跟我嘟哝：「她好端端的为什么骂我啊？」

「谁知道呢，女孩子的脾气就是很奇怪的.....」我说，「昨晚没睡好么？」

「是啊，大晚上就去查案，真的累死了。」

「注意点身体，你看着就像肾虚的模样。」

苏清河无奈地说：「我说你每次是不是一定要损我才满意？以前就喊我苏狗，现在也是能骂我就骂我。」

「不是有个词叫最佳损友吗？」

他愣了一下，最后轻声说：「嗯，我们是最佳损友。」

酒桌上没有菜，只放着一些瓜子糖果给先来的客人解馋，但酒水已经放上来了。

我把酒打开了，然后倒了两杯，给苏清河递去一杯：「喝一个么？记得我们上次在一起喝酒有九年了。」

「嗯，当了警察以后就不能喝酒了，我老出任务，哪怕没任务也不敢喝，怕把正事耽搁了，就从来没陪你喝过。」

我与他碰了一杯，轻声说：「就这一杯，干了。」

旁边的警察连忙说：「苏队！工作时间！」

苏清河没有理会他，陪同我一饮而尽，然后放下了酒杯。

宾客越来越多，宴会厅里开始放一些浪漫的音乐，韩若雪和王小俊的婚纱照幻灯片也在大屏幕上播放起来。

苏清河静静地看着大屏幕，他说：「记得你去救若雪的那天吗？」

我说：「记得。」

「说来有意思，政府打算宣传那边山里的风景区，然后请团队做宣传。他们用无人机拍摄视频素材，但那个计划半途搁浅了，那个宣传团队的二股东由于赌博欠债，他卷款跑路了，公司一下子发不出工资，员工们也不愿意上班。」

「是吗？赌博害人不浅。」

「是害人不浅，但那大老板这两个月把能抵押的都抵押了，到处去收款，总算是把公司救回来了，然后他们重新启动这个项目，谁知道发现.....」

苏清河说到这时，他讲话声音有些颤抖：「陈识，那天你到底.....你到底.....」

他慌乱地把手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，紧紧地捏着腿，仿佛是在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我平静地说：「不用问了，是我做的。」

他喘了口气，身体有些摇摇晃晃。

这个时候，司仪上台了：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请大家稍候片刻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现在请带小孩的家长看护好自己的小孩，灯光师把灯光调一下.....」

我看着那大屏幕，一名警察已经忍不住开始拿手铐，与我说：「陈识，现在怀疑你涉嫌了一起杀人案，请跟我们.....」

「妈了个巴子！」

突然！苏清河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！

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倒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激动地骂脏话。

他平时是不喜欢爆粗口的。

这警察忍不住说：「苏队.....别忘了警察抓人的职责.....」

「老子做了这么多年警察，抓了这么多年贼，警察的职责我比谁都清楚！不管这人犯了什么案，他妈的这都是我兄弟！全都别动，这是我心爱的女人的婚礼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他还没见到新娘戴上婚戒，等婚礼结束了，我.....亲自抓他！」

「苏队！要是出问题了.....」

苏清河低吼道：「老子担责！」

我仿佛没听见他们说的话，胳膊靠在桌上，单手拖着腮帮子，静静看着韩若雪的婚纱照。

脑海里，不由得回想起以前我们四人的种种时光。

当初的我们都还很稚嫩。

我轻声说：「清河，我们年纪不小了。等回过头来，已经认识好多年了。」

他坐在我身边，轻声说：「嗯，好多年了。」

这时新郎上场了。

他毕竟是个憨厚的人，拿着话筒讲话有些结结巴巴：「欢.....欢迎大家.....参加我和小俊的婚礼.....啊不是.....是若雪.....」

我没忍住被逗笑了：「若雪的老公挺有意思。」

苏清河说：「我让你看完她的婚礼，到时候你不要拒捕，好好配合。」

我没有讲话，只是看着台上。

相比起我，苏清河一点也不冷静。

当司仪说出有请新娘登场的时候，他呼吸都变得急促了。

全场灯光都暗了下来，唯独大门被打亮了灯光。

那门缓缓打开，韩若雪穿着婚纱，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苏清河将手抓得更紧了，此时浪漫的音乐响起，韩若雪在岳父的搀扶下，一步步走向了不远处的王小俊。

他终于见到了她穿着婚纱的模样，可她却抱着对幸福的向往，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。

对于苏清河而言，每个步伐都是残忍的。

当她来到王小俊身前，俩人深情注视。

司仪似乎是个不喜欢俗套的人，也许是基于韩若雪的要求，他没有说多余的客套场面话，而是说：「王小俊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面前的这位韩若雪小姐为妻？无论未来.....」

王小俊显得有些迫不及待，他连连点头：「我愿意！」

司仪又问韩若雪：「韩若雪小姐，你是否愿意选择眼前这位王小俊先生做你的丈夫？」

苏清河轻轻地与司仪一起念着.....

无论未来生老病死。

无论贫穷富贵。

相濡以沫。

永不离弃。

他死死地看着韩若雪，那精致的小嘴张了张，天籁般的声音说出了我愿意。

苏清河终于憋不住，他喘着气，身体微微颤抖。

那原本是他的女孩。

那伴随了他八年的爱人，抬起了自己漂亮的小手，在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她甚至有些主动扑进了王小俊的怀里，俩人深深地吻在了一起。

苏清河在呜咽。

但不愿意哭出声。

我现在才知道，当亲眼看着自己最爱的女人扑进其他男人的怀抱。

当知道她此生会称呼另一个男人为老公。

当清楚她会生下另一个男人的孩子。

到了那一刻，真的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说什么只要对方幸福，自己也会由衷地替她开心。

都是谎话.....

只要深深地爱着，谁愿意将自己最爱的那个人送出去？

全场响起了掌声，祝福着韩若雪和王小俊的婚礼。即便是刑警二队的人们，此时也只能抬起手，鼓了几下掌。

当新人下台，苏清河呢喃着说：「若雪说过，她希望自己的婚礼是浪漫的。她说喜欢白色玫瑰洒满走道，想要道路的两边都放着鲜花，希望自己能像公主一样，在人们的见证下走向另一半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这场婚礼，他准备得很精心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我昨天除了破案，我还想了一整晚，都想不明白.....」苏清河吸了吸鼻子，他抿着嘴，「为什么非要请我来见证这一刻？为什么做得出这么残忍的事？」

我伸出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「因为你值得看见这一幕。」

「我宁愿没看见。」

我们转过身，我看着桌上的菜肴，一点也没有要动筷子的意思。

苏清河同样如此。

韩若雪换上了敬酒服，这对新人开始给宾客们敬酒。

当她来到我们身边，挤出了笑容：「各位好呀。」

大家连忙站起了身，韩若雪吐了吐舌头，装作调皮地问：「你们这一桌谁来说祝福词？姐夫吗？」

「我来说！」

苏清河站起身，让韩若雪愣了一下。

她抓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，最后说：「好，你讲。」

苏清河刚才陪我喝了一杯，现在杯子里装的是白开水。

我想.....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喝这份喜酒。

他端起杯子，真诚地说：「我希望你.....往后余生快快乐乐，健康幸福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愿你找到真爱，往后的每一天，每一年，只有幸福陪伴。」

「我希望你.....站在你身边的这个男人，会陪你白头偕老。哪怕等你们将来老了，开始忘记事情了，甚至忘掉对方了，他也可以牵着你的手，将你搂在怀里，轻轻地诉说着他爱了你好多年。」

「我希望你.....真就好像公主一样，以后被人捧在手心，宠在心里。韩若雪，我愿你是最幸福的女孩。」

韩若雪端着酒杯，轻轻地点点头，她张开嘴想说话，可一开口嗓子就有些呜咽了。

她强忍住情绪，最后终于憋出了两个字：「谢谢。」

苏清河端起杯子，一饮而尽。

那一杯白开水，对他来说，却比最辛辣的酒还难以咽下。

王小俊带着些警惕看了看苏清河，等喝过酒后，他们就去别的桌子了。

苏清河坐在原地，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，使劲地往下落。

他猛地站起身，走向了洗手间。

我站起身，那些刑警们也连忙跟着站了起来。

无所谓。

既然他们想跟着，那就跟着吧。

我进了洗手间，高档会所的洗手间果然卫生打扫得很认真，里面喷了空气清新剂，地板上干干净净没有水渍。

苏清河明明没有喝多。

可他却靠在马桶旁，剧烈地呕吐。

那股胃里翻涌的酸楚，让他忍耐不住。

我站在他身后，把手放在了自己腹部的位置，轻轻地说：「你知道吗？我总觉得人的情绪其实是在胃里的，每次难过的时候，只有这地方才能感应到。」

苏清河背对着我，他颤抖地说：「可是我的心在痛.....好痛好痛.....」

我说：「因为她么？」

「还有因为你.....」

他擦了擦嘴，随后转过身，突然猛地推了我一把！

我被推到了墙壁上，重重地撞击了一下，发出砰的闷响。

苏清河紧紧地抓着我的衣领，他青筋暴露，对我怒吼：「为什么杀人！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！」

我看着他。

认识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。

我说：「所以你心痛吗？」

「我本来心疼你，因为你失去了轻月，因为你活得不人不鬼不鬼，我一直在为你着想，一直在为你奔波。有的时候你会任性，我就劝说自己，告诉自己你是个可怜人。但到头来，最可怜的那个竟然是我.....」

他说着说着，没忍住哭了。

他没有压抑着自己的哭声，如同孩子一样，仿佛有要嚎啕大哭的征兆。

「好痛啊！陈识.....我的心好痛啊！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坏事，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！它让我守不住最爱的人，也守不住最好的兄弟。我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好人，我从没做过任何一件值得被报应的事，它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！」

我静静看着苏清河的眼睛。

一股悲凉窜进了我的内心，我以前也没有做过坏事，为什么偏偏这样对我？

我挤出笑容说：「你真的总是很唠叨，像个老妈子。」

他把额头顶在我的胸口，呜咽着说：「你没有轻月，至少还有我.....我没有若雪，至少还有你.....为什么你要毁掉这一切？」

我说：「我们的一切，并不是被我毁的。在轻月去世的那一天，我们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。」

「那件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，你完全可以拥有全新的生活！」

「过去的事情不会过去，它既然发生过，就永远留在那.....这就是罪行带给人们的后果。对于范正豪来说，他只是经历了一场酒驾，遭遇了一场审判。可对于我们来说.....以后活着的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都无法摆脱这个回忆。」

苏清河呜咽道：「死去的人不会计较这么多。」

「但活着的人会一直计较，这辈子都难以忘怀。」

「就当我求你，让我们好好地抓了你，只要你配合，就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。无论你坐牢多少年，我都会等你出来。我会每个月给你寄生活费，我会等你刑满释放，我求求你至少能回想起来，就算你没有了轻月，你还有我，不要再做对不起我的事。」

我冰冷地看着他。

他满是祈求地看着我。

我轻笑着说：「好，我答应你。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我当然不会再给你惹麻烦。」

听到这里，苏清河总算是松了口气。

「好好参加婚礼，我不会让若雪看到你被戴上手铐的模样。」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外边宴会厅响起了司仪的声音：「各位来宾，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，新娘之前经历了一场极其危险的事。在她的危险时刻，一位英雄拯救了她。我想请这位英雄和新娘共同上台，让他说一下对新郎新娘的祝福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娘的姐夫——陈识！」

我苦笑道：「还整了这一出，在这么多警察面前把我称为英雄，恐怕你同事们心里在骂娘。」

「就事论事，你是她的英雄……」苏清河说，「再重申一遍，等婚礼结束，你跟我走。你不会闹事的对吧？要是你还闹事，上头一定会撕了我。我为你赌上了职业生涯，你会好好地上警车，对吧？」

我拍了拍他的脑袋：「把你眼泪擦擦，挺丑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骗你的。」

我转身出了洗手间，这些刑警立即很紧张地看着我，苏清河出来以后，对他们努了努嘴。

他们立即围在了舞台周围，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舞台走去。

等上了台，我从司仪的手中接过麦克风。

台下，人们都在盯着我看。

司仪问我：「陈先生，你有什么祝福的话想对新娘说的吗？」

我拿着麦克风，看向了韩若雪，与她说：「以后要好好的，珍惜你拥有的每一天，珍惜你在乎的每一个人。有些东西失去了，就再也挽回不了，愿你的余生不会失去你所珍惜的一切。」

她红了眼睛，忍不住往我靠近了一步。

司仪说：「陈先生说得很对，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眼前人！陈先生啊，大家对于你之前的英雄事迹都很好奇，请问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，随后看向全场，说：「大家好，我是陈识。我不太习惯你们把我称为英雄，不过.....确实经常有人这么称呼我。」

「哦？」

司仪乐悠悠地说：「看来陈先生在生活中也是个帮人排忧解难的好人呀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是什么人会把你称为英雄呢？他们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」

「因为我还有个身份，你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——嗯，我就是猎罪人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